

学作家写小动物

动物是作家喜爱描写的对象之一。天上飞禽,林中走兽,养在家中的宠物,都活跃于作家笔下。动物好写吗?似乎并不难。描绘它的形态,模拟它的声音,细心观察即可。但若是想让笔下的动物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,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。本期,我们节选了两位著名作家写小动物的片段,供大家赏读。

好文欣赏

猫狗之缘

韩少功

小猫咪咪实在很无聊的时候,它才会想到名叫“三毛”的一条狗。三毛比它年长几岁,算是狗大哥。但大哥在本领上比不过小弟,上不了树,爬不了墙,打架也笨,只会傻乎乎地硬着头皮朝前拱,架不住小弟的手抓、脚蹬、尾巴抽、牙齿咬,十八般兵器组成了立体攻势。就算三毛的身胚大,重型战车撞倒了对方,但小弟腾空一跃上了楼梯,没等对手看清楚,已迅速退到安全地带。

三毛甩了甩一头长毛,发现没了目标,一犯傻就朝错误方向扑去,在一个个房间里蹿进蹿出地搜查,气喘吁吁还是一无所获。它没有料到咪咪此时正端坐高处,以逸待劳,悠悠然摇着尾巴,对敌方的忙碌懒得答理。

到后来,狗哥甘拜下风,凡事让猫小弟三分。见咪咪抢吃它的饭,就一旁呆着,实在冒火了,才去猫碗里大吃两口,算是很没出息的报复。有时躺在地上,听任椅子上的咪咪垂下尾巴,在它的狗头上不时敲打。

三毛半眯着眼睛,忍着。

它们一般来说还算友好,有时可以同睡一

个纸箱,甚至互相抱着。如此至爱亲朋,僵住好一阵,直到睡意大发,才结束亲密的一幕,分头各睡各的。它们也开始互相学习,比如三毛学会了抓老鼠,咪咪则学会了见人即仰卧,亮出肚皮以示友好。有一次,院子西头发出一声惨叫,听上去像猫的声音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,三毛全身一震,已狂叫着朝惨叫的方向窜去,四蹄刨得沙土翻飞,蓬松长毛被疾风刮得紧贴全身,使它平平扁扁完全变了形。虽然它最后没发现蛇,没发现黄鼠狼,只发现一只野猫越墙而去,但还是在草丛里四处嗅,好一阵才罢手。它刚才一定是在担心猫小弟的安危。

这使我夸了它好一阵,见义勇为和高风亮节的高帽子,一顶顶戴在它头上。咪咪也许能听懂一二,也许听得有点不服气。接下来的几天,每天早上打开大门,门外正当眼的地方,可能有血淋淋的一丝鼠肠或一只鼠腿——这当然是咪咪的战绩,是它割下敌寇的首级,回头向主帅部报功。我突然明白了,它有心留下这一口,无非是表示它没有白吃饭,至少不比三毛草包差到哪里去。

珍珠鸟

冯骥才

起先,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,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,一会儿落在柜顶上,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,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,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,跟着逃到画框上去了。只要大鸟儿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,它立即飞回笼里去。

我不管它。这样久了,打开窗子,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,决不飞出去。渐渐地它胆子大了,就落在我的书桌上。

它先是离我较远,见我不去伤害它,便一点点接近,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,俯下头来喝茶,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。我只是微微一笑,依旧写东西,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,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;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“嚓嚓”响。

我不动声色地写,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。这样,它完全放心了,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、角质的小红嘴,“嗒嗒”啄着我颤动的笔尖。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,它也不怕,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。

白天,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;天色入暮,它就在父母再三的呼唤声中,飞向笼子,扭动滚圆的身子,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。

有一天,我伏案写作时,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。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,生怕惊跑它。呆一会儿,扭头看,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,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,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。我轻轻抬一抬肩,它没醒,睡得好熟!还咂咂嘴,难道在做梦?

推荐

猫和狗在一起是否能和平相处呢?韩少功笔下的猫和狗看似一对儿欢喜冤家,一开始打得不可开交,后来三毛甘拜下风才算暂时平息了这场战斗。在作家笔下,这对动物朋友和平相处的画面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字里行间突出这对朋友的特点,它们就像两个淘气顽皮的孩子,让人忍俊不

禁。

冯骥才以工笔拟人的手法写雏鸟与“我”的情感交融,笔触轻盈活泼、疏密有致,描绘微妙细腻,人鸟相亲,诗意浓郁,读之其声在耳,其形在目,其情在心。在他的笔下,雏鸟那天真的神态,愉快的跳跃,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。

心爱的团团

夕阳像一个金灿灿的蛋黄,朦胧的光辉穿过窗户,撒在木屑上。一只胖胖的金丝熊,正趴在木屑上,眼神忧郁,原本宝石般的眼睛失去了光芒,这是金丝熊团团。它来我家已经一年了,由于饭量大,又不运动,长得越来越胖。从我开始控制它的食量开始,它就经常这样趴在木屑上,思考“鼠生”。

团团很喜欢吃瓜子。每次见到瓜子时,它都像这辈子没吃过似的,抱着瓜子就塞进自己的嘴里,三下五除二吃个干净。吃饱喝足后,它伸个懒腰又回去睡觉了。这时候它蜷缩起来像个大雪球,可爱极了。有一次,我跟爸爸妈妈打趣道:“团团吃那么多瓜子,而且还不腻,要不管它叫瓜子吧!”爸爸妈妈听了笑得前仰后合。

团团平常很温顺,但有时也很凶狠。这几天,因为我没有给它瓜子,它整天凶巴巴的,也不再理会我。这一天,我拿着个瓜子逗它,它马上眼睛放光,一扭一扭地跑过来,撒着娇像是问我要吃的。我使了个恶作剧,等它快接近我时,一溜烟跑到了门后,它等了好久不见我出来,只好返回去睡觉了。我悄悄把瓜子放在裤兜里,跑过去给它看,团团敏锐地嗅到了美食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马上叼走了瓜子。看它吃得那么香,我决定不跟它一般见识了。

这就是又贪吃又可爱的团团,它给我们家增添了不少笑声。

白欣冉

(杏花岭小学五年二班 小记者证号:H201037)

小黄和小蓝

我曾经养过两只小鹦鹉,一只黄灿灿的,两只乌溜溜的小眼睛像黑宝石一样明亮,小巧玲珑,非常可爱;另一只是天蓝色的,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。我给它们起名为小黄和小蓝。

有一次,我把食物放在手心里喂它们吃,它们别提多高兴了,毛茸茸的小脑袋一上一下,尖尖的小红嘴把小米一粒粒地啄起,还不时发出“嘎嘣”的声响,吃得津津有味。我用手指摸摸它们的羽毛,柔软光滑。每天下午,我都会把它们放在阳台上晒太阳。天空湛蓝,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来,阳台上顿时变得金灿灿的,小蓝和小黄悠闲地在一旁低下头仔细打量着自己,时不时叽叽喳喳叫上几声,互相打趣,炫耀自己的美丽。

我以为每天都可以这么快乐地度过,但是有一天,小蓝离开了……

之后的几天里,小黄整天没精打采。失去了朝夕相处的伙伴,只见它孤零零地站在笼子里,眼里没有任何光彩,望着远

方,一动不动。我知道它是想小蓝了,走上前轻轻抱起它,摸摸它柔软的羽毛说:“不用担心,小黄,我会一直陪着你。”小黄听了,似乎有了希望,也开心了许多。但我知道,小蓝再也回不来了,想到这儿,我不禁流下了泪水。

小黄和小蓝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快乐,陪我玩,陪我闹,它们永远是我的好朋友。

白欣雨

(杏花岭小学五年二班 小记者证号:H201038)

习作

